

钱选国学名著之

孟子

「宋」朱熹 集注 崔存明 校订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
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
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国学宗师钱穆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中提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近思录》、《传习录》、《坛经》这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孟子

孟子

卷一



◎钱选国学名著之

孟子

[宋]朱熹 集注 崔存明 校订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子/(宋)朱熹集注;崔存明校订.—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11

(钱选国学名著)

ISBN 978-7-5638-1485-5

I. 孟… II. ①朱… ②崔… III. ①儒家 ②孟子—注释 IV. B22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1148 号

孟子

[宋]朱熹 集注 崔存明 校订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 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1665 千字

印 张 87.25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1485-5/B·31

定 价 278.00 元(全七册)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近年来,国学渐热,颇受国人关注。然中国文化至为博大,历代先贤著述丰厚,所留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卷帙浩繁,有志于学习、了解国学者,故穷毕生之力也难以通览群书。因此,要学习国学,需讲求门径,宜先习其最为精华、最为典范者。近代以来,多有饱学之士、硕学鸿儒选定国学书目,以为后学研习之用。然各家所列书籍多少不一,书目各异,个中优劣众说纷纭,实让后来之人不知所宗,难以取舍。编者以为,既为国学入门之书目,当务求简便,务求精当,以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者为优。历来诸家所列书目,或过于繁多,或失于散漫,读来颇耗时日,难着边际,徒增后学畏难厌艰之情绪。而一代国学宗师钱穆先生所列之书目,仅为七部,简要精当,易于学习研读,实有超越他人之处。

钱穆,字宾四,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幼读私塾,未上过大学,全靠自学苦修而终成学术巨擘。历任小学、中学教员,先后被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聘为教授。1946年移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亲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6年移居台北市,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本人作为第一个主讲人,在演讲中列出了一个“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包括七部书,即《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近思录》、《传习录》和《坛经》。

这七部典籍中,《论语》、《孟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老

子》、《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主要著作；《近思录》为理学思想之集粹；《传习录》为心学思想的精华；《坛经》则为中国佛教最主要宗派禅宗的经典。可以说，七部典籍虽篇幅不大，包容性却极强，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七部书，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学习国学的入门蹊径，可以使学习者在阅读中追思既往，求索未来，体会先贤思想的深邃高远，品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愿《钱选国学名著》的出版对广大国学学习者能有所裨益。

编者

2007年10月



“大丈夫”精神——《孟子》导读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的宏伟愿望。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努力,如科技的、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等等。文化方面的复兴无疑也是重要的一方面。科技、经济、军事及政治制度可以说是民族复兴的硬件方面的事情,而文化可以说是软件方面的事情。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非常丰富,但其主流是儒家,主要表现在孔孟之道上。《孟子》一书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影响仅次于《论语》。

一、孟子其人其书

现在人们经常把儒家学说称之为“孔孟之道”,这是很有道理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世尊之为“至圣先师”。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发扬者和开拓者,他对儒家学说的贡献仅次于孔子,后世尊之为“亚圣”。

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劳思光先生说:“孔子代表中国儒学之创始阶段,孟子则代表儒学理论之初步完成。就儒学之方向讲,孔子思想对儒学有定向之作用;就理论体系讲,则孟子是建立较完整之儒学体系之哲人。故在先秦哲学家中,孟子有极为特殊之地位。中国文化精神以儒学为主流,而孟子之理论则为此一思想主流之重要基据。”^①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孟子比孔子晚生百余年,正处在战国时代。孔子时代,周代的制度已经趋于崩溃,所谓“礼崩乐坏”即是。战国时,天下大乱。这个时代的主要诸侯国,即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互相攻打,战争不断。国君们任用的都是些尚功利、善打仗或者喜欢纵横捭阖的人,如商鞅、孙臆、庞涓、苏秦、张仪等。当时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策士”,都想投机取巧,在某一诸侯国受到重用,升官发财。思想领域则是“百家争鸣”,与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差不多。所谓诸

^①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子百家,形成于此时。此时,杨朱、墨翟之思想言论尤其流行,孔子的仁义学说处在绝续之交、危机之中。孟子深感儒学的危机,挺身而出,以继承孔子思想为己任,与当时的其他学派展开辩论。

孟子口才很厉害,当时有“好辩”之名。晚年见道不行,退而与学生万章、公孙丑一起作《孟子》一书。孟子的文章如大江滔滔,如泰山严严,“宏肆博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非常“大气”。《孟子》一书,既是伟大的哲学著作,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一个人尤其是中国人,一生不读孟子,可谓是件遗憾的事!

《孟子》全书共由七篇构成,每篇的名字取自该篇的前几个字。具体来说,《孟子》七篇依次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和尽心。每一篇又分为上、下,篇下再分章。每章记载孟子的一段话或与孟子有关的一则故事,具有相对独立性。全书共261章,有3万5千多字。《孟子》是《四书》之一、《十三经》之一,是中华典籍中最为璀璨的名珠之一。

孟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汉代起,学者们即比较重视孟子,东汉学者赵岐称孟子为“命世亚圣之大才”。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提出道统说,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可见,他认为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真正传人,此点得到后人的认可。在后代,真正能吃透孟子思想并发扬其学问者是南宋的陆象山和明朝的王阳明。

二、孟子的“大丈夫”精神

现代大儒牟宗三先生(1909~1995)曾以“尽心、知性、知天”来概括孟子的整个学问。这非常深刻,非常恰当。但是对我们初学者来说,这种说法非常高深玄远,不容易一下子明白。现在为让大家一下子就能把握住孟子学问的基本要领,我来个通俗的概括。孟子讲的学问是什么呢?答曰:“大丈夫”之学!也即如何成为大丈夫的学问。

“大丈夫”这个词,据我所知,孟子最先使用。当然,孟子所谓的大丈夫有特定的含义,不能照现在世俗的意思来理解。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夫”字条下解释说:“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孟子所讲的“大丈夫”则与身体条件无关,不是指

“身長八尺”之人；孟子的“大丈夫”与性别也无关，不是指男性之人，不是说大男子主义就是大丈夫精神。它也与权势无关，与财富无关，与能说会道的才能无关，与博学多才无关，甚至与雄才大略也无关（因为孟子说过“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之类的话）。

（一）居仁由义

孟子讲的大丈夫与道德操守、人之价值、人之尊严有关。一个人若能不失其赤子之心，坚信人之道德良知千古不灭，并在立身行事时不灭本心之良，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能伸能曲，能上能下，得志掌权时为民族国家天下尽心尽力，廉洁奉公，不得志处于贫贱地位时能抱定固穷之节，乐天知命，自得其乐，独善其身；不枉道事人，不曲学阿世；活得清清白白、坦坦荡荡，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地，道德光辉畅于四肢，睥然见于面，盎于背——这就是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

这种大丈夫，孟子也称之为“大人”，也即孔子所讲的“君子”。他的反面当然是“小人”、“贱丈夫”。下面看看孟子自己是如何讲“大丈夫”、“大人”的。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

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

《孟子》中相关言论很多，不一一列举。总之，“居仁由义”，即立身处世以仁义道德为基础，可谓“大丈夫”的第一个特点。

（二）发强刚毅

大丈夫的第二个特点是“刚”——发强刚毅，壁立万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这一特点的典型代表，相关言论不胜枚举：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

儒家所谓“刚”有坚毅不拔的精神,但是并没有盛气凌人的习气,非张狂型人格,是“克己”型的。孟子的大丈夫就有这种“克己”型人格精神的体现: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规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离娄》上)

“自胜者强。”孟子很强调这点。

(三) 乐天知命

孟子所讲的大丈夫非常“刚毅”,但自己并不觉得活得很“累”,虽然“克己”,也不觉得活得很“苦”,而是很从容,很快乐。胸襟有洒然之“乐”,这是“大丈夫”的第三个特点。孟子说:

口之于味,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

宋代大儒程颢《秋日偶成》一诗,很能表现孟子大丈夫“乐”的境界: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①

孔子主张“贫而乐”,孟子宣扬“富贵不能淫”。合而观之,就是“富贵不淫贫能乐”。在富贵时不致流连忘返、迷失本性,在贫困时能

^① 《二程集》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82页。



孟子



不改其乐。能达到这种境界,不就是“英雄”了吗?

总之,大丈夫精神是:居仁由义,发强刚毅,乐天知命——三位一体。

三、如何修炼“大丈夫”人格

(一) 知性

孟子最伟大的贡献是明确地提出了性善说。肯定性善才能明白人与动物的不同,才能确立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基础。只有确立性善,人生才有安身立命之处,才有实现最终的超越,获得生命的永恒意义。只有确立性善,人类社会才有光明之源,而不是一片漆黑。只有确立性善,人类历史才会有希望,而不是行走在死胡同。要修炼大丈夫人格精神,必须体会到人性本善的道理,但是要真切体会到并坚信性善,并不容易。

性善说实际上不属于科学上的定理,不是通过观察实验而得出的科学规律,不是通过考查古今中外的好人坏人,然后加以量化统计得来的。性善属人生方面的道理,甚至是信仰上的问题。要体会性善,眼睛不能老是向外张望,必须反求己心,谛听心灵深处的声音。看到别人受到折磨,有一种怜悯之心;看到坏人干坏事,有一种义愤之心;自己有时做了对不起人的事,有一种惭愧之心;看到养育自己的父母,终日操劳,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有一种不安之心;看到有人虐待动物,有一种难受之心;看到花草茂盛,鸟儿欢唱,有一种愉悦之心;想到现实社会,有时有感世伤时的情怀,回首历史,放眼整个宇宙,有时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悲天悯人情怀和忧患意识。这种“怜悯之心”、“义愤之心”、“惭愧之心”、“不安之心”、“难受之心”以及“愉悦之心”、感世伤事、悲天悯人的情怀,等等,都是性善的表现。

如果我们能虚灵不昧,不麻木不仁,反复体验这种心灵感触,就会逐渐体会人性本善的道理。明代大儒王阳明说: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看见幼儿快要掉入井中那一刹那,都会动怵惕惻隐之心;看见鸟兽在颤抖哀鸣,都会有不忍之心。不止如此,即使看见了没有知觉的花草树木遭到了无端毁伤,也会产生怜悯不安之心。甚至于看见顽硬的砖瓦石料被毁坏,也会有怜惜之情。这就是良知之心,就是性善的表现。日本大儒冈田武彦先生说,只有你体验到了人性之善才能相信性



孟子

善论,就是这个道理。

人有恶的一面,如好逸恶劳、贪财好色、嫉妒自私,等等,但这不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不是人所以与禽兽区别者,不是真正的人性,而是人的生物性、动物性。下面是三段孟子有关性善的著名言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

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二) 尚志

要修炼大丈夫人格精神还必须有坚定、坚强的求“仁”意志。必须拔出流俗,特立独行。追求仁义与追求名利权势不同。求后者对自己有好处,天下比比皆是,而要追求仁义大道,必须有不同凡俗的意志和志向。如孟子的“舍生取义”之说就是大家熟悉的,下面再举几段: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朱熹注曰:“兴者,感动奋发之意。”)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存其大体,或存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孟子推崇两种人,这两种人是可造就的苗子,即“狂者”和“狷者”。狂者和狷者都有偏颇,没有达到中庸,但都有真精神,真性情。



最不可取的是“乡愿”，即没有原则的人。看孟子的说法：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嚵嚵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嚵嚵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尽心》下）

尚志还意味着要不怕吃苦，不怕经历磨难，不怕艰难险阻。孟子说：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

（三）养气

孟子谈到过“夜气”，又谈到“浩然之气”。“夜气”是人白天诸多

事务了却之后,经过夜间平静的休息,清明在躬,心灵深处萌发的道德情感。如同水静之后,浊物沉淀,更加清澈一般。心灵在夜间容易清澈,道德意识容易萌发,这就是夜气。

夜气比较微弱,可能白天应事接物多,不反思时,又不见了,如“牛山之木”一样。不使夜气放失,并扩充之,养护之,就会如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并塞乎天地,成为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浩然之气。这样就无所畏惧,也就是“不动心”。养气同时也是养勇。这种“气”是由道德心灵生发出的,不是一般的大胆,更不是匹夫之勇。看孟子的原话: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告子》上)

关于养“浩然之气”,孟子有一段自白: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公孙丑》上)

“浩气元从集义生,勿忘勿助见真精”,明代学者许孚远的这两句诗可谓孟子“养气”说的简明概括。

知性即知天,体会到天命之性。既知性,又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作为立身行事之则,同时又有无所畏惧之浩然之气,堂堂正正屹立在天地之间,于是就成了“大丈夫”。其最高境界孟子也有指点: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

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尽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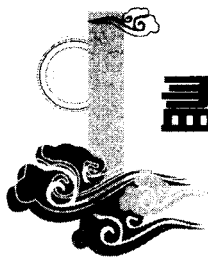
这就是大丈夫的圆满状态。孟子本人就是典型的大丈夫精神的化身。坚守仁义,开导诸侯,勇担道统,有“舍我其谁”的大勇。

四、孟子大丈夫精神的现代意义

孟子倡导的大丈夫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闪光的亮点,对塑造民族之魂有极大的功绩。中华文化之伟大,当然表现在四大发明、诗词歌赋,音乐书法绘画、故宫长城等方面,但中华文化伟大之处,最集中地表现在其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上。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永不会过时。现代社会,人们一味追求权势、名利、财富,吃喝玩乐,仁民爱物的情怀少了,道德意识淡化了,人间的温情少了,结果弊端丛生,了无生趣,岌岌可危。孟子的大丈夫人格精神对匡救这些中国社会乃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孟子》一书,不可不读;阅读的要领则是把握并体会他所倡导的“大丈夫”精神。

王瑞昌
2007年9月



孟子序说

《史记·列传》曰：“孟轲^①，驺人也^②。受业子思之门人^③。道既通^④，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⑤。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⑥

【注释】

①赵氏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汉书》注云：“字子车。”一说：“字子舆。” ②驺，亦作邹，本邾国也。 ③子思，孔子之孙，名伋。《索隐》云：“王劭以‘人’为衍字。”而赵氏注及《孔丛子》等书，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未知是否。 ④赵氏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无义战。”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则赵氏谓孟子长于《诗》、《书》而已，岂知孟子者哉？” ⑤按《史记》：“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后二十三年，当齐湣王之十年丁未，齐人伐燕，而孟子在齐。”故《古史》谓“孟子先事齐宣王，后乃见梁惠王、襄王、齐湣王”。独《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等书皆不合。而《通鉴》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然《考异》亦无他据，又未知孰是也。 ⑥赵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韩子曰：“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愚按：二说不同，《史记》近是。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①

【注释】

①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①

【注释】

①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流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①

【注释】

①程子曰：“孔子言‘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为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到处。”^①